

文明乡风铸美好

□本报记者 沈璐兰

从农闲时节无事可做,到一年四季生活充实;从文化活动乏善可陈,到文化礼堂人气满满……今日的浙江乡村,文化日益繁荣兴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不断完善,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越来越强。

从“要面子”到“要里子”

日前,象山县一场“公交车婚礼”收获了众多亲友与网友的祝福。没有奢华的排场,没有沉重的彩礼,唯有简朴与温馨。“公交婚车经济又环保,还能把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很有意义。”新娘周女士笑意盈盈地说。

不仅仅是婚礼,数据显示,近10年来,象山县家庭年均礼金支出从3.5万元显著降至7000元,交出了一份培育文明乡风的亮眼成绩单。“我县以婚丧礼俗整治为突破口,自上而下、由点及面开启了一场乡村文明的系统性重塑。”象山县长李晓东表示。

为让乡村宴席卸下“面子”包袱,浙江发布了移风易俗“浙十条”倡议,推广“乡风掌勺人”“文明乡厨”“文明家宴”等基层创新实践。从“天价彩礼”到“倡导标准”,从“讲排场”到“有文化”,从“要我改”到“我要改”……在浙江,“千万工程”早已超越了“洗脸化妆”的塑形阶段,成为“培土固根”的铸魂工程,文明新风蔚然成风。

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拥有一个诗意的别称——“弹着钢琴长大的村子”,全国每7台钢琴中约有1台产自这里。在新时代“千万工程”的引领下,东衡

村从昔日尘土飞扬的矿区,蜕变为如今创意涌动的特色园区,悠扬的钢琴声也成为了和美乡村建设中最动人的旋律。近年来,当地积极打造“钢琴音乐广场”“钢琴文化展厅”等特色空间,在为乡村“铸魂”的同时,也为“美丽经济”持续赋能,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文旅融合新路径。

在杭州市余杭区径山村,文化正不断从“背景板”走向“主舞台”。“文化让我们的茶叶有了‘根’和‘魂’,我们不再单卖茶叶,转而推广源自径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体验。”径山村党总支书记俞荣华说,通过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营销,村集体茶叶合作社的销售额年均增长超15%，“径山茶”区域公共品牌价值已突破40亿元。

文能致远,向美而行。在新时代“千万工程”指引下,文化正不断催生新的活力,让乡村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既守住“乡愁”,又邂逅“诗和远方”,也让乡亲们的“脑袋”更加充实、“口袋”更加充盈,真正形成一幅“环境美-产业兴-村民富-风尚新”的诗画浙江和美乡村崭新画卷。



从“参与者”到“主人翁”

“人人都是管理员,村民管得比我们好。”提起村里的“一把钥匙”,海宁市盐官镇桃园村党委书记金正华既感慨又欣慰。2013年底,桃园村作出一个大胆决定:将新配的400多把文化礼堂的钥匙交到村民手中,村民自己开门、打扫,自由使用和监管器材设备。这一举措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村干部的信任换来了村民的责任,村民自治成了基层治理的一大法宝。

桃园村还连续20余年保持群众“零上访”,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村干部来桃园村取经。对此,金正华总是说:“村干部要习惯站在群众角度看问题、干实事。”

的确,村干部之所以能“一呼百应”,最根本还是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城乡一体融合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服务融合也走在前列,可以说,城里有的,我们基本都有;有些城里没有的,我们也有。”金正华自信满满地告诉记者,随着政务服务下沉,大桃园片区内所有村都设立了“家门口服务站”,可为村民办理“免证通办”“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200多项事务,片区内2万多人还签约了家庭医生。

从盐官镇到周王庙镇博儒桥村,这里的实践同样是一部生动的乡村治理教科书。这个曾是“脏乱差、人心散”的村庄,如今已是中组部党建引领网格治理试点村。村党委书记吴清江分享了他们的治村法宝——党建引领·四共四筹,即共商筹智、共建筹资、共管筹资、共富筹心。

村里坚持了二十多年的“户长会”制度,要求村干部每年至少到联系组里开两次会,“没事也要去,听意见、听真心话”。在共富大棚等项目的户长会上,村民的意见成了推动工作的“金点子”。所有公益事业建设,在户户同意的基础上,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地出地”的众筹机制。一条长2.5公里的道路拓宽工程至今让吴清江印象深刻。“村道改造虽不长,但涉及12个村民小组、200多户人家。起初以为要花不少功夫去做调解工作,没想到很快就落实了,全靠村民自觉自愿。”吴清江说,人心齐,事就好办,发展道路自然就宽了。

博儒桥村还充分运用积分制,激发村民参与村务的热情。吴清江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往村里光卫生清洁每年就要支出100万元,如今通过积分兑换,村民自觉管理房前屋后,村庄干净了,积分兑换支出50万元,老百姓得了实惠。

如今,探寻乡村善治“最优解”的努力正在浙江各地生动上演。如绍兴市上虞区谢塘镇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设立16个品牌调解室,提供“预约问诊”“坐堂门诊”“综合会诊”“定期回诊”全链条服务,网格员行走田间地头,主动发现、上报、调解矛盾。今年以来,共受理群众诉求86件,就地化解率达100%,扎实推动了“矛盾调处不出村”。



湖州市南浔区旧馆街道的金香制香馆成了游客体验非遗的热门打卡地。

陆安安 摄

从“送文化”到“创文化”

篮球划破夜空,落入篮筐,激起场边山呼海啸般的欢呼。这是一场农民唱主角的“村BA”篮球赛。“只要办‘村BA’,选手们都会从五湖四海赶来,希望能‘为村争光’。”诸暨“村BA”赛事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全国首批篮球城市,篮球对于诸暨农民来说早已超越体育本身,转而成为凝聚乡情的精神纽带。

同样出圈的还有“村晚”。在瑞安市曹村镇东岙村,年味化作现代摇滚与传统鼓词巧妙结合的创意节目《年到》;在天台县平桥镇岩溪村,年味以灵动舞姿演绎捏糕花的劳动场景……从庆元县月山村起步,到如今遍布全省的文化盛宴,这些由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村晚”,无一不传递出由乡土根脉生发而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力量。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新民俗创造实践的主体。“‘送文化’不能只单向输入,而是要鼓励村民参与其中,他们既是参与者,也是策划者、受益者。如此,乡村才能在文化滋润下更显活力。”海宁市盐官镇祝会村文化特派员孙小璞说。

文化赋能,不仅让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在绿水青山间有了一个又一个具象化的呈现,也吸引一批又一批青年扎根乡村,发展乡村。

“过去,村里的真丝技艺、古法制香只是长辈藏在‘深闺’的老底子技艺,现在,我和小伙伴们借助手作体验、非遗课等项目,把静态的‘文化标本’变成年轻人可以触摸、可以参与、可以传播的‘生活美学’。这种创造性的转化是对文明最好的传承。”农创客、湖州市南浔区港廊“青年洄游计划”发起人陈鸢鸢说,“原本废弃的老宅、校舍被改造成新思想碰撞的据点,乡村包容了我们天马行空的创意,也为我们‘定制’成长土壤,我们是互相滋养、共同成长的‘命运共同体’。”

“入乡青年将乡土文化融入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也让村民重新发现了乡村文化的价值。从过去的‘羞于提及’转变为‘引以为傲’,村民的文化自信得以一次次重新建立,这是城乡融合发展大背景下,乡风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体现。”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